

一封給女兒的信

• 陳蘭蓀

作者簡介

陳蘭蓀學長母校唐院民卅二級土木系，多才多藝，詩畫均佳，嫺習工程之文人雅仕也。在平越交大時參與發起組織犀源學社、美術學會等社團，集菁英於一堂，朝夕砥礪，使課餘充滿學藝探討及活潑之聯誼風氣。

平越之護城河，古名犀水，為表示「源遠流長」，以彰我交大精神，故而會員在校稱犀源，畢業後稱犀流。去歲陳學長首度自美國來台，犀流諸君子歡聚一堂，暢敘四十年前山城往事，昔別未婚，茲已兒孫成行，夜雨春韭，十觴不醉，非杜甫之「今夕何夕，共此燈燭」詩中重逢之樂所能涵蓋矣，今日憶念，猶覺醇味愈濃。

按陳學長畢業後一直在香港、美國、巴基斯坦各地區擔任紡織工業要職及美國西南紡織工業協會主席。

前言

我一生所作公開的演講，而事後越想越不滿意的是去年回台北在母校新竹校區對全體土木系同學所講的那一次，我受了台北一群老同學的囑咐，去建議校方開放在師資上的學位限制，套一句洋話，真正叫 put me on a tight spot，面對許多有最高學位的教授們，而去討論不要迷信學位的問題，豈止左右不逢源，沒有被噓下台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二毛：

好久沒有和你作深談了，父親節就在眼前而自己剛剛過了第六十八個生日，歲月不饒人，自己都不相信是一個就快要七十歲的人了。但不管時間過去了多少，我總覺得要關照兒女的話，永遠講不完，不過你們的年齡越長越大，好多在你們童年時隨便好講的話，對着已成年了的你們，就要多所顧忌，多所考慮，怕一下子弄得不好，好好的用意反而引起反感，如此，筆談比面談又稍為好些。

那種糟糕的講辭，照說聽過就該忘了，但天下事往往沒有那麼如意，最醜和最美的容貌一樣令人過目難忘，至今大半年過去，還自覺踟躕不安。

前幾天和小女寫信，又涉及這一個題材，這次可不同，一則和女光談論，可以暢所欲言，二則在自己的書齋裡，可以慢慢地字斟句酌，雖然是一封私信，非但可藉以補充新竹講辭的不是，也是我活了幾十年所悟出來的一些小小的為人處世的道理。

沒有多久以前，John cmd Jean Kveton 在我們家吃飯長談，話題搭到在這怪頭怪腦的社會裡處人和自處之道，我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I just do my part. Do what I think is right, and fry my best to be right. And not worry what others might respond.” 後來我和你母親一再回想這一段話，恍然意會到這正是我們做人做事的基本態度，從這個基礎出發，道德上的勇氣（moral courage），心情上的和平（pe-

ace of mind)及寬容所須的力量(strength for forbearance)是自然而然的結果。這個，我在下面要詳細地解釋。

我和你母親勞碌一生，在金錢物質方面並沒有給你們四個充份的滿足，但我們並不覺得抱歉，我們認為重要的是各有一技之長，以及完美的人品，而後者尤為重要，但完美兩字談何容易，對着這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人只有盡量去做，盡量地自我省察，盡量地自我鞭策，如果尚有不是的話，至少對上帝有一個交待，說：“I've tried my utmost”。

在人品修養途中最大的障礙，是對“強”、“弱”，“成”、“敗”的混淆及誤解，最有力而且顯然的例子當然是耶穌基督的一生，他存世纔三十幾年而最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與他同時而又目擊前後的經過，一定會認為法拉西集團和羅馬政權是強者，而耶穌基督失敗了，但幸而我們出生在兩千年之後，有了全面的觀察，尤其是當年來不及發生的事，在這兩千年中都發生了。今天誰都可以說句現成話：“法拉西和羅馬總督是可憐虫，連和耶穌提鞋都不配”可見對於事物的判斷，我們應該如何小心，如何慎重。

你總還記得你們幼小時，我常常和你們講的比方：貓和狗碰到時貓總是張牙舞爪，而狗洋洋如常，一般人常犯的錯誤是

把張牙舞爪的一方認為是“強者”，而其實“弱者”才需要張牙舞爪，虛張聲勢來掩飾虛怯。

我們中國話有一個入木三分的名詞，叫做“暴發戶”，一個一向有錢的人並不欺心別人不知道他有錢。因為，他早已超出了怕人家不知道他有錢的階段，何況有些人根本不把錢的多少放在眼裡。這個粗淺的例子可以用來說明衡量事物的層次問題。成語說“曾經滄海難為水”意思是說，我太平洋都橫穿過來了，這點點水能算什麼？通俗地講，這叫做“眼光”。眼光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遠、有近。說穿了，沒有人會肯自承眼光小，眼光低，眼光近，但反應到日常生活上，人却會不知不覺，不由自主地犯上小、低、近的毛病。

譬如說，你屋後有一只游泳池，張三看見了，千方百計也要開一只才安心。這種心理實在怪可憐的，因為他造游泳池的動機不是他自己需要，而是“人家都有了”，所謂“年晚煎堆，人有我有”，一個人淪落到被別人牽了鼻子過日子，豈非可憐透頂了嗎？

犯這種毛病的人並不限於眼紅人家的游泳池，中國廢除了“科舉制度”却被洋科舉趁虛而入。學士、碩士、博士取代了古老的秀才、舉人、進士，尤其是二次世

界大戰之後，我們這一代自己的一生在顛沛流連，困頓清寒中掙扎過來，要在下一代身上找回自己沒有實現的夢想，於是形成一股“比學位”的風氣。不是比自己的，而是比兒女的。東隔壁李家的老大，西隔壁王家的老五都拿了博士，我家的阿二就非拿博士不可，如此一來，學位不是標誌一個人學習階段的名稱，而是用以炫耀的奢侈品，是一粒金鋼鑽、一件伐寇那的大衣、一部Rolls Royce的汽車，以動機來講，這可以算成墮落了。

不過不要誤會我反對讀書，反之，我主張讀書的程度越高越好，做學問越深入越好，學銜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而不是惟一的目標，而且，讀書是件自行料理的事，各不相涉，學科與學科之間無所謂高低，無所謂這門有用，那門沒有，這門有出息，那門沒有出息，這些，都是三家村鄉愿之見，要被人家笑歪嘴的。

讀書，得到崇高的學銜，本是件好事，但一犯上disession的毛病，就成為偽裝的慢性自殺，攪到大半生不事生產，妻飢子寒，等到頭銜拿到，已接近退休年齡，這和古來的“白首塞翁”有何區別？中國的科舉制度讓知識份子都馴服了，而國力也如影隨形地走了下坡，這制度是因此而廢除的，而新的改頭換面取而代之，仍舊換湯不換藥。

讀書讀多了另一個危機是“走火入魔”，我碰到太多這種人，世界只有他專研的那個題目那麼大，自大、小氣、固執、傲慢，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對這種人，我建議趕快逃出書齋，到外面的大千世界裡去開開眼界，嚐嚐其中的甘苦，脫胎換骨重新做人。

“自重”(Self esteem)和“自傲”(Arrogance)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但很容易混淆，譬如說，我是一個倒垃圾的，只要我憑勞取酬，就沒有什麼令我抬不起頭來。中國有句古話：“百工備其事”，意思是說，世上的事，是靠千百種不同行業的人分工合作去做的，醫生須要，教師也必須要，紡紗織布的須要，養牛種田的也須要，倒垃圾的，做總統的，裝水管的，當軍人的，送信的，攪研究的……缺一不可，在這許多百行百業中，有的錢拿多些，有的少些；有的名氣大些，有的小些，有的勞力些，有的操心些，但重要性却無法區別，無法衡量，總統生病要看醫生，醫生要吃農人種出來的糧食，農人的子女要交給教師教，教師穿的衣服却是別人做出來的；而每個人的垃圾都要靠人來收，如此一想你自然而然地會尊重別人，尊重世上任何行業。

對自己所做的事有一個價值感(sense of value)，有一份成就感(sen-

se of accomplishment)，有一種榮譽感 (sense of pride)，絕對是應該的，而且是必須的，這樣支持了你工作的熱心，令你不避辛勞，促你不斷地創造。這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情操，這就是我所謂的自重。

自以為了不起。除了自己所幹的一行，其他全不放在眼裡，將事業的重要性及成就用金錢、名銜、權力；甚至於住宅的大小、汽車的價錢來衡量，這是我所說的自傲，更通俗坦白地說，是虛榮淺薄，我希望我的兒孫如避瘟疫地避免，而且隨時自我檢疫，有沒有潛伏的病菌，盡其量地做一個清清楚楚，堂堂正正的謙之君子。

謙虛，自足，淡泊，公道的人，看上去似乎軟弱。想深一層你會恍然理會到這才是最強勁的作風，沒有勇氣辦不到的。你有沒有聽到過中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故事，他爲了要把當時擁有武力的軍閥納入民主的規範，毅然將總統的位子讓給袁世凱做。這件事的結果雖不符孫先生的原意，但他藐視尊榮，以國家爲重的氣度和襟懷，豈是一個平常人可以想望得到的，華盛頓做了兩任總統，堅決地拒絕第三任，爲美國的民主制度，立下一個重要的先例。這些事，在當時當地是很難充份理解的，和這兩偉人相反，袁世凱、希特勒、史太林等那種人，儘管生前翻雲覆雨，聲

威顯赫，一旦蓋棺，只見其卑賤，懦怯，愚蠢及病態的虛張聲勢，大批無辜的人受害，只能算是人類的不幸，却無法助於他們成爲一個“強者”。

做一個普通的人，道理也是一樣，人是群居的動物，隨時隨地和成百成千的人打交道。你早就應該料想得到這批人與你的利益不一致，興趣不一致，能力不一致，意見不一致，因此，其中的一部份人和你起種種不同的衝突是常態而不是偶發事件，多數的衝突起得彼此都有理，譬如說，你園裡的樹，丫枝長過隔壁人家去了，或兩個人競爭一只位子，處理這種衝突，原則是“公道”兩個字。

但你也會碰到卑鄙齷齪，固執橫蠻，自私下流，尖酸刻薄的人。他計算你，損害你，甚至於公開的侮辱你，欺凌你，應付這種人，要有另外一套辦法。就是這個開頭所講的 moral courage, peace of mind 及 strength for forbearance。

孟子說過一句話：“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縮字在古文中有正直有理的意思，現代語中用作畏縮，字義恰相反），這句話中最緊要是“自反”（自問）兩個字，自問沒有理，就趕快認錯、道歉及盡量地補償所加諸旁人的損害。但自問站在理字上，那我就不管對方是一千人，一萬人，也沒有什麼可怕的。

去年在上海，有老朋友問我：“你是基督教徒，如果紅衛兵把你捉去，要你公開聲明背叛上帝，你怎麼辦？”我說：“你出給我最容易做的題目，所謂從容就死易，忍辱負重難，除死無大事，一個人把心一橫，我想學學彼得及保羅沒有多大問題”，事實上，你把世事看清楚澈到某一程度，你已不將對手放在心上，這就是我所說的 Moral courage。

得失心重了，就會患得患失。每個人都有許多和得失有關的經驗：一門考試不能過關了，某一次的職務升遷輪不輪得到自己了，買了點股票以後股市是漲是跌了。道家提倡“清靜無爲”就是盡力去避免這些“俗務”。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事不關己，關心則亂”，你們小時過新年我帶頭跟你們擲骰子，記不記得總是我贏的次數多，這是因爲本錢都是我分給你們的，我根本不在乎輸贏，而你你贏了三、五角錢也緊張，輸了三、五角錢更緊張，如何能不輸？

人生本是一個汲汲營營的過程，關心得失沒有什麼不好，不過得失牽涉了旁人，就包含了是非兩個字，講具體些就是有沒有我對不起別人的地方，或者別人有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在處理上就根據“良心”兩個字。人我之間，從被動的防衛到主動的反擊，無時無刻不把良心放在中間，不論結果如何，都能“問心無愧”，這

是我所說的 peace of mind。

“大海不擇細流”，這是一句擬人化的句子，海如果是個有覺解的個體，大江大河流進來受了小溪小澗流進來也一樣接受。小溪小澗是細流，所謂的大江大河和海的容量比起一樣也是細流，對海來講有什麼區別呢？

人和人起衝突，非勝即負，但容量大的一方，能將整個事件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心平氣和地冷靜觀察，持平處理，不急躁，不混亂，不存偏見，不糾纏不休，而更重要的是佔了上風能爲對方留下餘地，居了下風不會自亂步伐，臉也不紅，氣也不喘，這在英語中叫做 Sportsmanship。我認爲這是 strength for forbearance

我上面講的一些話，並沒有什麼深奧的哲理，不過是日常生活中顯而易見的常識，也是容易做得到的操守，但人們會在不知不覺中走上相反的路，近來我從你母親口中聽到一些講區別，比高低的話。你是性格最溫和公平的女兒，因而將我的想法提出來談一談，希望你們中每一個都瞭解我的用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要求我的子孫謙虛自律，寬宏大量，正大光明，高瞻遠矚，公平無私，和藹可親。這些目標，我也許立得太高，立得太難，立得太理想，但我期望你們盡量地朝這方向。尤其在幼小的第三代身上，痛下功夫，希望他們大起來，強爺勝祖。

爸爸

1987年6月19日